

廣州誠社高偉利提供銀樂隊幾張舊照

梁民生學長，區紹龔，鍾朝英同學：

你們安好。

看了你們寫的“培正記憶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勾起了60多年前的美好回憶，入隊考試，苦練，到各處演出，參加各種遊行，隊員們一起學習，練習，歡樂頑耍…。現在各散落各地，能交流敘敘，也是樂事。我先把一直保存的舊照片送出，我記得有一次在廣州誠社集會，我也曾把照片交給過一位負責同學，也許你們也有這些照片了，但這次未看到。不妨再次送出。我仍和一些隊友有所連系，我現在住Houston，一切還好。

廣州誠社高偉利

誠社金禧 2003 紀念本中的位址，電話仍然有效



這是首期28位隊員，何安東，李榮康老師，何老師手拿指揮棒(也是藤條)。這教室是靠煙墩路的平房，當時那麼貴重的樂器怕被人偷走，還特加厚牆壁，請校工吳保池專門保管。我是手拿短笛(PICCOLO)。可惜我沒有隊員的名單。他們自己看到照片會認得出的。



我不知這是那次集會了，不過可以看出何安東老師正在走出來，李榮康老師是右五位穿著白西裝。

培正中學銀樂隊名表

何安東 (指揮) Hon. Anson	李榮康 (指揮) Lee Wing Kong	劉煥發 (中一) Liu Hui Fat	吳國鈞 (中二) Ng Kwok Koon	簡子 (中一) Kan Si	羅榮德 (中一) Lo Wing Tak	林鏡林 (中一) Lim King Lam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羅煥發 (中一) Lo Hui Fat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李國安 (中一) Lee Kwok On

公元一九五〇年二月起至八月止 (1950)

1950年培正中學銀樂隊名表



這可能是二期隊員及老師，這地方可能是在芳園前。



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二)

弘社梁民生

本文第一篇發表之後，當年銀樂隊誠社樂手高偉利同學從美國電傳數張珍貴的照片。為何安東基金會和廣州何氏家族都沒有保存這些資料，讀者自己去探討原因。羅馬政治家西塞羅(Cicero)說：「不知道你出生以前的事情會令你一生都是兒童」(Not to know what happen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be child all your life)。

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馮棠校長和何安東老師等人功高至偉，讓我們再說一說先賢們。

何老師教我們高中音樂課，教室是在澳州堂後面的平房，大家坐在長條板凳聽課。每堂課何老師介紹一位音樂家，講音樂家的歷史，著名作品，然後何老師演奏一曲音樂家的代表作，印象最深刻是介紹勃拉姆斯(Brahms)，何老師演奏《匈牙利舞曲》第五，後來我在上海一次晚會上，聆聽一位音樂家用手風琴演繹此曲，熟悉的旋律強化了我對何安東老師的印象。

弘社(1950年級)高中三上學期廣州解放，有些進步同學突然對何安東老師批評，給何老師造成精神壓力。有一次音樂課上課，我收拾點名冊(我是班長)，隨何老師一同走出課室。何老師一邊走，一邊嘴巴喃喃有詞，我不記得他說什麼，總覺得何老師並不愉快。

1950年弘社畢業了，到了1957年聽說何老師調職在圖書館當管理員，只發生活費，有校友回憶當年在廣州財廳前(現為北京路)一間咖啡室拉小提琴謀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間何老師是怎樣一種處境，只能意會無須言傳，何老師的跌宕人生直到胡耀邦平反冤案錯案之後，何老師獲得平反，並有了人民音樂家的榮譽。

筆者在編《我們唱的歌》時，張紹衡同學寄來一份剪報現抄錄如下：「黃天驥談重溫《松花江上》(廣州日報2013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1931年9月18日是中華民族的國恥日，1936年張寒暉先生目睹了東北同胞流落在西安的苦況，他一字一淚寫成《松花江上》哀怨悲憤的歌聲傳遍大江南北。當年廣州民眾組織「廣州民眾歌詠團」帶領群眾高唱抗戰歌曲。

當時培正中學最為活躍，其中何安東老師所寫的《保衛中華》，《全國總動員》等抗日戰歌，旋律激昂，很快傳遍全國，何安東這位愛國音樂家卻深深印入腦海裡。

何安東老師的《保衛中華》，就是保衛中華民族，正如《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現在我們再談馮棠校長，馮棠校長，馮棠校長領導省港澳培正三校立下功勳，為了表揚馮棠校長的功蹟，弘社鄭樹安同學，建議為馮棠校長立一銅像，從銅像設計，撰文選點聯系好制作單位，最後為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否決此案，他說培正只能立黃啟明校長塑像，此決定是合理的。

廣州培正銀樂隊被借走，當年知情人可能作古了，筆者提供一個綫索，解放時培道岳社(相應培正偉社)有位美女，歡迎解放軍入城遊行，培道中學持校旗就是她，後來她參加部隊的文工團，培正銀樂隊只有文工團才用得上，尋找這位女士應該不費力。

休夸六國黃金印，了卻生前身後財

(一個八十老人的願望)

生老病死是客觀的自然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誰也躲不了。

上了年紀的人，經過大半輩子辛勤工作，積累了或多或少的財富。許多老人希望可以安排把辛苦經營、積存、取諸社會的辛勞成果，還諸社會一用於例如助學、助養、安老、扶貧、攜幼、扶殘、贈醫、施藥、賑災和弘揚中華文化等。我個人準備在身後把房子、存款、股票和大小數百件收藏品奉還給社會，(多年前經已辦理器官捐贈手續；2013年又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畫；同年在師友幫助下，把約一千冊數學書籍送交國內大學)。其實，財物中的現金、股票、債券、黃金、房地產等都容易處理，難處理的是老人們付出大量心血收集、積累、珍藏了幾十年、朝夕玩賞的心愛收藏品(例如古董、文物、首飾、工藝品、樂器和字畫、藏書、唱片等，其實都是大人的玩物)，有些還可能是祖輩留下的傳家之寶。

每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收藏品有多有少，價值有高有低，有真品(可能原來並不知道是寶貝)，也有假貨(當年上當買了贗品)；不見得每件藏品都有很高的市場價值，其中絕大部份不夠檔次送交博物館保存；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件都滲透著收藏者的心血，希望這些鍾愛之物得到善待，不被隨便棄置；更不甘心讓它們被當作破舊廢物，以賤價落入廢品收集商的手裡；如果讓不識貨的人當作垃圾扔掉，那豈止是暴殄天物，簡直是毀壞、湮沒文物，永遠無法彌補。

情況往往是：一方面，每天都有許多收藏家、愛好者，不惜重金和時間，不辭勞苦地深挖細找，去工藝品商店、拍賣行、舊貨攤、寄賣店……到處淘寶，訪尋自己心頭之好。

另一方面，有些老人沒有後人；或不打算把收藏品傳交給後人；或者後人對它們不懂欣賞、不感興趣、不願接受，就算勉強接受下來，亦沒有知識、心思、感情於以珍惜保養，往往把藏品廉價賣出甚至乾脆丟棄，省得礙手礙腳。

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宋美齡女士(1897-2003)。她在

蔣介石去世前已在紐約定居。先是住在長島的豪華別墅，保存了大量從臺灣士林官邸精選過來的古董、文物，字畫和當代名人的手跡，還有珍貴的明、清器皿和傢俱。後來為了方便看病，搬進曼哈頓的公寓。她的外甥將別墅連同花園和全部古董、文物、傢俱等，以280萬美元的廉價賣給斯蒂爾曼公司(Stillman Organization)。該公司隨即在報上刊登廣告：“公開拍賣蔣介石遺孀私人用品”，授權Braswell藝術畫廊進行拍賣。畫廊主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這批物品中，光是古董就至少有六百多件”！像宋美齡女士這樣一位有背景的知名人士，到了年老患病時，也只能無奈地看著晚輩如此輕率地處理自己的財物。普通小老百姓就更不待言了。

另一個例子是梁德基醫生(Dr. Douglas Liang 1902-1999)。他是香港著名的耳鼻喉科醫生，當了三十多年皇家香港賽馬會董事，也是有名的古董文物收藏家。去世後，據說他的大量收藏品被舊貨商以區區100萬港幣一籃子全部收購，聞之令人扼腕！

有不少人在世時就把財富捐贈出去，原因各自不同：有人是為了防止身後在親友間引起爭議、糾紛；有人是因為年老體衰，再也無力玩賞、照顧心愛之物；有人擔心年紀再大後沒有精力打理；也可能是因為興趣改變，鍾情於其他類型活動；更有人是大徹大悟，覺得為善最樂。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家訓中說道：“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2008年，中國第一位裸捐慈善家余彭年，只留給兒孫每人一套房、一部車和一份酒店的工作，把過百億財產全部捐獻給慈善事業。他指出：“(兒孫們)有房子住，有車子坐，這就夠了，其餘的，要靠他們自己去打拼。”他還奉勸那些手握大權的政治家和億萬身家的富豪們，千萬不要多留錢給子孫後代。他說：“與其將錢留給兒孫花天酒地，不如享受做好事的意義。”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他在2008年6月27日辭去微軟公司執行主席的職

務，捐出全部家財580億美元，連人帶錢全身心地投入慈善事業。

我們認為，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捐主無論健在或身後，都可以隨意捐出全部或部分收藏品；健在者不妨留下一些藏品繼續把玩，暫時先捐出一部分。至於收藏品出售所得，有兩種做法：一是裸捐（即除了留下約15%作為行政費之外，捐出全部貨款用於慈善），這當然最為理想；二，如果考慮到年紀大，往後可能需要較多的醫療、生活費用，可以只捐出藏品售價的一部分（建議不少於30%）。但是這後一種做法因為具有商業因素，不是純粹的慈善活動，操作起來要複雜得多。

如何使老人們捐出的收藏品得到妥善處理，變成實際可用的資金回饋社會，實現他們的善良願望，卻是絕不容易。因為老人或沒有時間、或沒有人脈、知識、門路，或健康日差、疾病纏身，雖有心卻無力，如果找不到可以放心交托的人士或機構幫忙，往往無法實現回饋社會的善心。許多物品得不到妥善處理，空留一輩子的遺憾。

香港有許多慈善機構，但是我卻沒能找到一個機構，其服務物件是那些想把自己的收藏品捐獻出來回饋社會的人們。經過深思熟慮，我衷心希望能籌建一個不涉意識形態（政治、宗教、種族）的、受法律規管並由政府監督的慈善機構，初步擬定名為“收藏品捐贈慈善基金”，專為那些願把自己的財物，特別是收藏品捐獻給社會的人們服務，既協助老人實現他們的愛心、善心，又讓他們捐獻之後能夠放心、舒心，使收藏品成為社會有用之物，切實說明有需要的人。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平臺，相信許多老人或他們的後人都樂於把部份或全部收藏品捐贈出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以恆，這筆財富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將是可觀的幫助；而對於收藏家、淘寶者也是一個喜訊，既以較低價格買到心頭所

好，又做了善事；可以說這真是一件三贏的大好事。

我的這個願望，前幾年一直被譏為神經病、妄想狂。這是因為它絕對是一項極為艱巨、極端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心力。但首先需要有一個比較大而安全的地方存放捐來的藏品，否則一切無從著手。去年八月九日清晨，一位不願具名的善心朋友來電，說要把他的一間已經裝修好的房間免費提供我們使用，這真是天大的喜訊，初步解決了主要的攔路虎，我們終於可以起動了！於是馬上購置傢俱，並動手搬運物品。十二月一日，這位善長更把一個建築面積約三千平方尺的單位給我們免租使用兩年！更是從天上掉下來大餡餅！我們便螞蟻搬家般，每天運送一些收藏品過去，至今已擺滿了三十多個陳列櫃，目前還在繼續添加。關於收藏品的處理，初步的想法是：貴價的（主要是“古董”）送去拍賣；其它的擬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在網上銷售或在陳列室展銷。建議暫時收取售價的約15%作為行政經費，其餘都作為基金的善款，定期（例如每年一次）結算，除留下約半年的行政經費外，全數捐出。基金的全部帳目一律透明、公開，由政府 and 捐主們審核、監管。目前重要的是要準備相關檔，研究註冊成立這個慈善機構。除了熱心人士外，還必需有律師、會計師、醫生和文物鑒定專家參與。將來可能還需要大量的文物鑒證、資料記錄、電腦操作、維修保養、包裝搬運等等人員。總之，這是一項龐大、長期、細緻和艱苦的工作，需要老、中、青一代又一代人漫長的接力。希望你也認同這個設想，願意為之努力，參與協商、策劃、宣傳、組織、動手創辦這樣一個平臺，使老人們的善良願望得以早日實現。如果你和你的親友能夠捐贈或購買一些收藏品，那就是更加實際而具體的支持了。

芻蕘之見，赤子之心，盼望能夠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齊心合力，共襄善舉。

石濟民2017年4月 修訂

三個“七”

馮津 1957 輝社

今年，是我們培正畢業的六十周年，非常珍貴！在這個寶貴的時間裡面，不禁讓我想起了三個“七”，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因有二：

〈一〉感謝天父一生的恩待和引領，直到今日，仍有機會服侍主耶穌。

〈二〉大家在生命過程中，彼此交談，在這個生命最成熟的時候，活得更精彩！

第一個“七”——1937

清代末年，朝政腐敗，列強乘機入侵；當年，英法聯軍藉故起兵，清廷戰敗之後割地賠款。並且強迫中國設立海關和郵政，結果前者屬英國所管，後者由法國主理。家父在皇仁書院畢業，因此考入中國海關，經過多年經歷之後，被派往天津任職，父親帶領三位姐姐、母親舉家從廣州北上，當年是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人正式侵略中國，一下子佔領了華北地區，我們被困在天津。年底我出生，因此取名“津”，但因中國海關屬英國管理，父親仍任職其間。五年後再被調往北京，因此開始在北京上學，直到小學四年級戰爭停止後兩年，我們才申請回廣州。故此，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正是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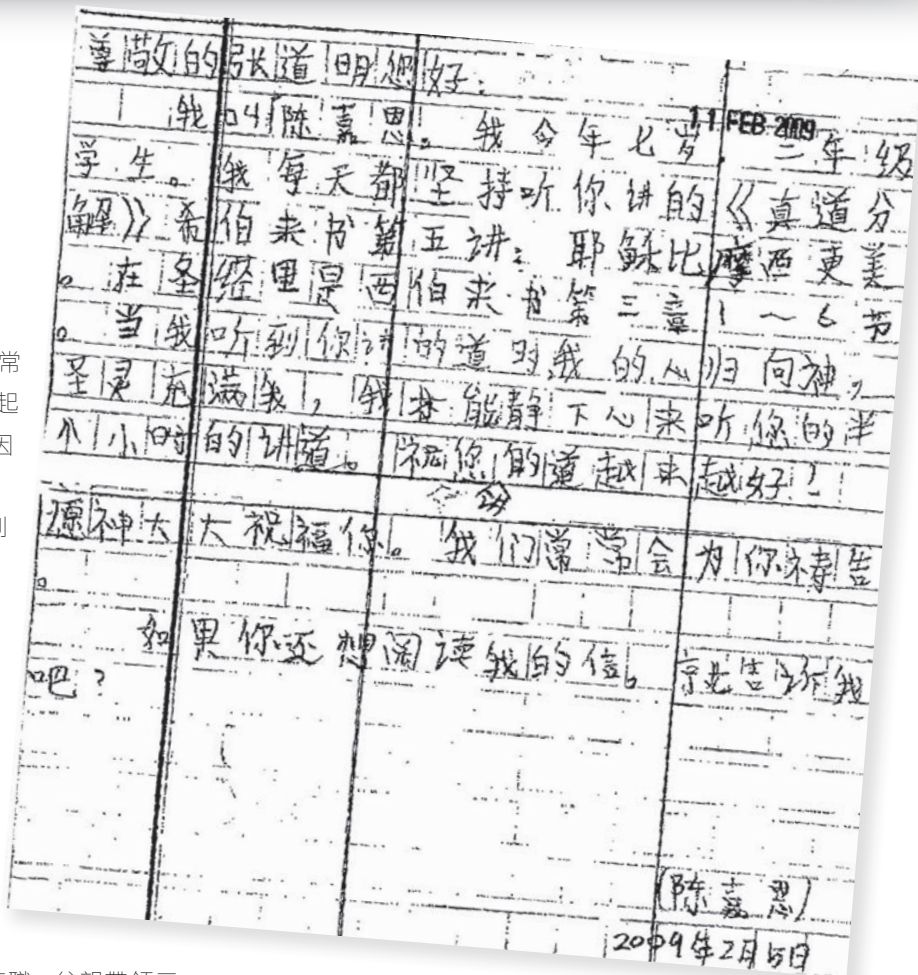
原來，父親從廣州北調的時候，我已經在母親腹中，這第一個“七”所帶來的十年華北生活是一生的基礎，在家裡我們使用粵語，在學校裡面卻用北京話，而二者都在今天的教會講台上，被主大大使用，感謝主的恩典！

在這裡讓我記下神對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話：“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1：5

願天父的旨意因着我們完全的順服，暢通無阻。

第二個“七”——1957

這是在培正畢業的一年，一九四九年，我們全家移居香港，當時英國政府面對湧進香港的人群，要求培正一分为二，舉辦上下午班，學生人數倍增，因此，才有機會入學初中一，事實上。港廣兩地的學習水準有很大距離，就英文來說，當時在廣州才正在學習字母，而香港初中一已經學習故事述說了。結果，一敗塗地。就在這個時候，母親卻做了一件特別的事：



暑假開始，母親帶我前往九龍真光中學的畢業禮，二姐是真光女中的首屆畢業生，我們被請到第一排嘉賓席，當所有程序到最高潮的時候，校長頒發學生各科的優異獎，而二姐竟然獲取大部份的獎狀。當姐姐的名字一再宣讀的時候，帶來我內心極大的震撼；次年，我重修初中一，竟然成了班中的優異生。從此，心志開放，努力向上，直到今日。天父使用了母親的智慧，成就了祂的榮耀。誠如詩篇的話說：

“至於我，我必憑祢豐盛的慈愛進入祢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祢的心，向祢的聖殿下拜”詩5：7

第三個“七”——2017

妻子在十九年前回了天家，次年我放下牧養教會廿六年的工作，全時間投身在福音廣播的事業，想不到離開北京五十三年後的北京話，竟然被主重新復活使用，到現在福音廣播已經有十七年了，許多來信，都看見天父的恩典，下面一位七歲孩子的信，証明了福音的大能，叫一切信靠的人都得到鼓勵，張道明是我的筆名。

願以一節寶貴的經文互相支持：

“你的門門是銅的，鐵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

